

聶莫上尉的洞

符肖伏洛日斯基著
左海譯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洞的尉上莫聶

著基斯日洛伏肖符

譯 海 左

行印館書印祥永海上

文 譯 9 · 32 開 · 334 面 · 定價人民幣 14000 元

版 權 所 有

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版

0001 — 2000

發行者：

永 祥 印 書 館

上海福州路 380 號 電話 92213

印刷者：

永 祥 印 書 館 印 刷 廠

上海陝西南路 238 號 電話 72798

原書名：ПЕЩЕРА КАПИТАНА НЕМО

原著者：Игорь Всеволожский

原出版者及出版期：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46 Ленинград

目次

第一章	幸運兒安湯	一
第二章	用密碼書寫的便條	二五
第三章	祕密司令部	三五
第四章	塞伐斯托波爾的最後一個海軍	六七
第五章	神祕的洞	八一
第六章	在扎魏特諾葉村的德國人	九一
第七章	共產主義少年團上校基爾佳迦	九九
第八章	不成功的偷襲	一〇九
第九章	從德國苦役中脫逃出來的岡卡	一二五

第十章	幸運兒安湯到了扎魏特諾葉村·····	一三
第十一章	祕密司令部幫助教師·····	一四
第十二章	幸運兒安湯的冒險·····	一七
第十三章	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列夫柯·····	一九
第十四章	逃亡·····	二六
第十五章	祕密司令部的旗幟·····	二七
第十六章	幸運兒遭殃·····	三三
第十七章	被載走了·····	三七
第十八章	『那塔爾卡，你聽見嗎？ 莫斯科在說話了！』·····	三二
第十九章	洞的結局·····	四〇
第二十章	共產主義少年團員基爾佳迦的祕密·····	四七



第一章 幸運兒安湯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在二百五十天圍攻以後，塞伐斯托波爾陷落了。死裏逃生的海軍們，艱苦地向黑爾松海角突圍。他們沿着烽火區域，越過窪地溪流，脫身到了海邊。在一條狹狹的海岸上面，高聳着一塊險峻的岩石，岩石上面是德國人，向前走不到什麼地方去了。

海軍們既沒有淡水，也沒有麵包。口渴得難受，他們便喝鹽水，傷口也沒有什麼包裹。敵軍在頭頂上面喧嘩，一面還有鍋子叮叮噹噹的聲音。他們不時尋着開心，把五

個榴彈結在一起，拋它們到下面來，不時有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傳出去，岩石震動，落下許多鋒利的碎片，煙霧消散後，上面叫喊了：

『魯斯，投降呀！』

到第三天——還是老樣子：『投降呀，魯斯！』長子隊長耐不住了，跳起身來，用自動鎗射擊巖石，尖銳的石片，紛紛落在頭上，於是大家狠狠地罵那個機鎗手。他慚愧地在一個角落裏坐下，默然瞧着在太陽光中閃爍的海面。隊長在等什麼呢？他等待的，也就是大家等待的：船艦。可是沒有一隻船艦，能沿着置放了地雷的海面，走到這兒來的……

二

在黃昏的暮色裏面，幾個膽子大一點的人，偵察去了。偵察員們報告，沒有地方可以突圍：敵人已經佔領了第三十五號炮台和黑爾松燈塔。它就在頭上高地上

面。不過海軍們並沒放棄突圍的念頭。

他們也無法排遣難忍的鄉思。家庭遠在目窮無際的烏克蘭後面。

年青的少校知道，此後將永不會見到愛妻的明眸，永遠聽不見小女兒快樂的笑聲了。他每次回到家裏的時候，小女兒總跑出來迎接他，伸着小手，快樂地喊道：

『爸爸來了！』

『永遠看不見了，』他想，『這句話多麼可怕！』

上了年紀的上尉，深思地細看着連發手鎗。他考慮：『寧可自殺，比發瘋或者做德國人的俘虜總強些……』中士伏着身子躺着，兩隻手按在頭上。他要忘掉一切。

其餘的人坐着，把頭伏在手上。他們麻痺了。他們已經什麼都不要。他們在等死……

祇有一個海軍軍官，很年輕，黑頭髮，手上受了傷，在專心地讀書。

不久之前，在憤激中射擊岩石的長隊長，注意地觀察着軍官：難道他在讀書嗎？不可能吧！

他大概是這樣的，一壁想自己的事情，却帶了本書坐着……不，軍官把書一頁頁地揭過去……

「請容許我問一句，」隊長譏諷地說：「您在讀些什麼呀？」

青年軍官向隊長舉起了發炎的眼睛。

「伏依尼奇的「奧伏德」，一本好書。」

「「奧伏德」？」隊長反問一句。「我沒讀過。」

「冤枉。您聽一段。」

不慌不忙翻了一頁，軍官朗誦起來：

奧伏德帶着開朗的笑容，向四面看了看。

「停在這兒嗎？中士？」

已經在院子裏的，有上校，他的侄兒——上尉，馬鎗隊長，這個就是馬上要指揮鎗決的人，醫生和神父。

他們一直走出去，看到奧伏德含笑的眼睛中勇敢的表情，有些窘。

「您好，諸位！啊，這位神聖人物，在這麼早的時候也起來了！好嗎，上尉？」
他的眼光，又在兵士們陰沈的臉上一掃。

「算了，用不到做出那付尷尬面孔；把腳跟移一移，表現一下你們射擊得多麼準確吧，你們就要有那麼許多工作，我還不知道你們怎樣應付它們呢。該事前練習練習啊！」
軍官用倦怠的聲音，從從容容讀着。所有躺在石上的人們，開始舉起頭來。大家都在聽他讀。甚至那些直到此刻眼睛不會離開過海的人，也在聽了。

馬鎗在兵士們手中抖動。奧伏德站在那兒，一蹙微笑，聽着他們。

「準備了，」他說。

上尉向前走了一步。他因為激動，顫抖起來。他從來不會指揮過鎗決。

「準備，鎗對着目標！放！」

奧伏德微微一幌，但沒倒下去。一個從不穩定手中放出來的鎗彈，微微地擦到了他的面頰。有限幾點血，落在他白領帶上。另外一個鎗彈，打在他腿上，膝蓋上面。

煙散後，兵士們看見他還像以前那樣，一面微笑，站在他們前面，用一隻傷殘了的手，揩拭頰上的血。

「兄弟們，你們放得不高明！」他說。他清晰的聲音傷着那些嚇得發呆，而且又倒足了氣的兵士們的心。「你們再試一次！」

不平和恐怖의 騷動，這一系列人全都感染到了。每個人向那邊瞞着，可是暗中却都在希望：那致命的一鎗，最好由他隣人手中放出去而不要由他放出去。現在奧伏德站在那兒，一面微笑，瞧着他們。這件可怖的事情，又要重做一遍了。他們祇得把懲罰變爲屠殺。他們恐怖起來。他們放下馬鎗，頹唐地聽着軍官粗暴的辱罵，而且在懊喪的絕望裏面，睜大眼睛向他們殺死的人瞧着，可是那個人却仍舊活在那兒。

上校把拳頭在他們面前搖幌；狠狠地命令他們排隊，舉起馬鎗來瞄準着，趕快結束這項事情。他也像士兵們一樣完全頹喪了，而且不敢瞧那可怕的人形，那個呢，仍舊站在那裏，而且不打算倒下去。

奧伏德向他掉過頭去說話的時候，他給譏諷的聲調嚇了一大跳。

『上校，你今天帶來了一隊丟人的隊伍。瞧着吧，我來指揮他們會不會好些。唔，好漢們！喂，你們那邊，在左側面，把鎗舉得高一點！算了吧，老弟！要知道你們手裏拿的不是燒鍋，是鎗！全都瞄準了吧？喂，現在準備……』

『放！』上校奔到前面去，打斷他的話。

這是件難以想像的事情，這個人在指揮鎗斃自己。

接着是另外一次遲疑而無秩序的齊射，那筆直的一列兵士，竟變成了一堆戰慄的人們，怪模怪樣地瞧着自己前面。一個人甚至完全沒有放鎗，他把鎗丟開，伏在地上呻吟：

『我不能夠，我不能夠……』

瀰漫在明亮的晨光裏面的煙，慢慢地散了。他們看見奧伏德倒了下去；他們也看見他還活着。兵士們和軍官們像麻痺了般的站在那兒。瞧着那可怕的生物；那個呢，在垂死的痙攣裏面，在地上掙扎。接着醫生和上校一壁叫喊，向他奔去，因為他一隻腳跪着爬了起來，又瞧着兵士們，又笑起來。

『又沒打中！再……試一次，兄弟們，瞧……要是你們不能夠……』

忽然，他一幌，側着身子，倒在草上……

『您瞧，』那軍官讀完時說道：『絕望是無濟於事的。即使死也該爽爽脆脆。』
『你！』那年長的上尉一壁把手鎗放在手中盤旋，高聲說道：『你！你看見過死亡了嗎？』

『見過了，』青年軍官安詳地回答。

『你在那兒見過的，在後方？』

『不，不是在後方。』

『在司令部裏？』

『不是在司令部裏。』

『那麼在什麼地方呢，如果不是秘密的話？』

青年軍官站了起來。

『我做過H營的指揮官。』他說。

『做過五營的指揮官？』上尉反問了一句。在他的聲音裏面，聽得出狂喜。他把手鎗拋在一旁。『您說，您指揮過五營？』

『爲什麼這件事情使您奇怪呢？』青年軍官問道。

『您還很年青……』

每一個塞伐斯托波爾的居民都知道，海軍陸戰隊的五營，是把敵人最最可怕的打擊，給自己擔當的。德國人對這一個營發動了幾百輛坦克車，在海軍陸戰隊頭上，拋下幾千個炸彈，用迫擊炮射擊他們，澆灌着燃燒的液體（這種液體甚至能把塞伐斯托波爾的白石燒光），可是這一營人，照樣不移動一步，海軍士兵差不多都死傷了，却仍舊不放德國人通過。他們祇得再到旁的地方去碰運氣……現在，這一營中死裏逃生的指揮官，就坐在這兒石頭上。

少校問道：

『您就是海軍上尉蘇霍魯克嗎？』

『不錯，這是我的姓。』

『以前在「塔施肯特」上的麼？』

『絕對準確。』

『兩次趁了這艘船，突圍到塞伐斯托波爾去的嗎？』

『正是。』

『幸運兒安湯，就是給你取的渾名嗎？』

『他們這麼稱呼我的。』上尉微笑起來。

少校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

三

離燈塔不遠，在一個寬暢的沿海的山洞裏面，開辦了個醫院。重傷的海軍士兵

和軍官，都躺在那兒。醫生護士們盡力幫助他們。德國人固守在燈塔上面，燈塔醫院之間，隔了塊十米突大的石頭。

白天和夜晚，洞裏都聽見鑿石頭的聲音。

德國工兵從上面穿鑿巖石。受傷的人們舉起了頭細聽。他們知道德國人把爆炸物放在岩石裏，使它崩塌在醫院上面。可是誰也阻止不了他們……

要走開，祇有到深海裏面去了。

七月五日夜裏，海軍中有一個，似乎在一片漆黑裏面，看見了幾星火。火閃爍移動，而且愈來愈近了。

『船艦！』一個海軍士兵叫起來，他一叫喚，其餘的人都起來了。

所有的人都抱着希望，向黑暗中細看。上了年紀的上尉，還把電筒做着信號，長子隊長用發狂般的聲音叫喊道：

『兄弟們，我們向船艦游過去！』

人們向海裏跳去。他們爭先恐後地游着。他們似乎覺得已經聽見馬達的聲音，觀察員的語聲和機器間中電報的聲音。這幾星火忽然熄滅的時候，游水的人們，離岸已相當遠了，根本沒有船艦，……全是顛倒夢想的結果。

岸在後面燃燒起來，升了上去又沉重地落入海中。

水在奔騰，好像在鍋子裏一般，吸引着溺水的人們向水深處游去……

四

一聲爆炸，把安湯震倒了。土地震動，石塊隆隆地滾將下來。安湯跳起來的時候，馬上明白：醫院給炸掉了。被炸碎的岩石，勢必降低陷落。現在那個地方，一定成了斜面，沿着這斜面，可能登到高地上去。在這塊高地上，有通巴拉克拉伐，雅爾達和進克里米森林的路徑。